



# 混賬寵兒

cosset

王朔大話錄

[www.BOOKOO.com.cn](http://www.BOOKOO.com.cn)

interbeed cosset

周愛 ■ 采錄

# 目 录

版权声明.....(1)

前 言..... (1)

王朔：给庸常的日子“逗喂”

第一章 爱你没商量..... (1)

媒体是什么人呀？ 记者都是我的朋友，我跟媒体是共生关系，甚至是共谋关系。

第二章 橡皮人.....(15)

我有性别偏见，所谓女性崇拜，是拿她们当自然景观了。

第三章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20)

报纸的文化版做成了一片阿谀奉承，连基本的眼光都不具备……我觉得没有没戏的，就看你做成什么样儿了。

第四章 给我顶住.....(27)

不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嘛？谁做到了？我做到了。

第五章 动物凶猛.....(42)

我他妈枪林弹雨，我过来了。我现在独孤求败。

第六章 看上去很美（上）.....(54)

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是甜的，没有革命性，是没有前途的。

第七章 看上去很美（下）.....(68)

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是甜的，没有革命性，是没有前途的。

第八章 谁比谁傻多少.....(81)

骂金庸是一误会；张艺谋是该灭了；冯小刚.....也很可怜。

第九章 一点正经没有.....(100)

为人民服务不快乐.....干一辈子好事不行，做一件还可以。

第十章 渴望.....(112)

语言有一个活力的问题，工整是次一等的事。产生歧义，那就活该了。

第十一章 你不是一个俗人.....(122)

精英文化是个人文化...中国这种文化清算是早晚的事.....好莱坞的电影.....

第十二章 修改后发表.....(130)

《我看鲁迅》让余秋雨给我重写一遍，美文！弄不好还给我一奖都没准儿。

|                 |       |
|-----------------|-------|
| 第十三章 过把瘾就死..... | (139) |
|-----------------|-------|

生活没有诗意，准备 70 岁以后吸毒去寻找一下诗意。

|                  |       |
|------------------|-------|
| 第十四章 玩得就是心跳..... | (147) |
|------------------|-------|

我的主意就是给他们捉对儿，让他们掐。

|                |       |
|----------------|-------|
| 第十五章 无人喝采..... | (153) |
|----------------|-------|

今年还有什么热闹可看？

|              |       |
|--------------|-------|
| 附 录 1: ..... | (163) |
|--------------|-------|

王朔语录

|              |       |
|--------------|-------|
| 附 录 2: ..... | (168) |
|--------------|-------|

王朔与媒体

# 版权声明

对本网站供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未经博库公司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制作软磁盘和各种光盘、印制、镜像、设立网站、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方式出版、复制、传输、发行、播放、传播、展示、上载、下载）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 Inc.的商标。

“逗哏”是相声用语，在相声角色扮演中，具“全知”和绝对的“话语霸权”位置。在真正的相声表演中，侯宝林、马季、姜昆等，都在这个位置上“站立”……对此，我们都有印象。

很难确切说出时间，作家王朔也站到了这个“位置”上。它忽然让人明白，作为一个立言者，一旦他站到了“逗哏”这个位置上，所有针对它而产生的“辱骂”或“歌唱”，再刻薄或再肉麻，便一概都成了“捧哏”。甚至哪怕王朔根本就给大伙一个背影，也完全是一个“逗哏”的计谋。总而言之，在“捧哏”的位置上，即或是最精彩的发言，也是输。捧是捧，骂呢？那是更大、更精彩、更无与伦比的捧。

对此你当然可以不屑一顾。但仔细一想，会发现，作家王朔在给我们庸常的日子制造混乱和躁动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乐子。这大概不算全部坏。尤其在文化消费之名人消费领域，一概的歌舞升平的确沉闷而腻味。有了无所畏惧的王朔同志，我们喧哗了，释放了……反过头看，你会发现，压抑是那样的非人性。



给庸常的日子

逗眼

为此，本站将分若干次连载迄今为止王朔同志最长的一个谈话。在这个谈话中，王朔同志畅谈时尚人物、流行文化等诸多敏感话题。因为我们的努力，本谈话的先睹为快者称，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地呈现王朔谈话风格的一个谈话——除去必要的技术处理，几乎可称“有言必录”。在不省略“话语流程”全部细节的前提下，编者发现，王朔同志通常给人的“痞子”形象并不真实。他的“大话”在被还原到一个个具体语境中后，竟有了“中肯”的品性。

开始吧。让一个中肯的鼓噪开始吧！

## 第一章

# 爱你没商量

媒体是什么人呀？记者都是  
我的朋友，我跟媒体是共生关系  
甚至是共谋关系。

周爱（以下简称周）：《鸟儿问答》有没有树立范本的意思？是否也表明了你对媒体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你又不明说？

王朔（以下简称王）：那我倒不怕得罪传媒。我还跟你说，我对传媒从来就没抱过希望，所以也无从失望。

周：《鸟儿问答》很像一个“我看……”，但在体例上是完全虚构的，为什么不直接写《我看媒体》。

王：这个东西是写得很早，是5月份写的，那时候我没打算写随笔。

周：你说没把媒体当回事，但是能骂的你都骂了，却一直对传媒很客气。特别在这本书里你提到了杂志，提到了编辑，你认为他们水平差。但是你知道主要报道你的是主流媒体，特别是报纸里像党报，常年在做着宣传你或者批评你作品的工作，你对他们很少可以说了无涉及。

王：那行，我刚才不知道我要看什么，我可以拿你这做一标题，下回看

一把这个。但这里头有很多具体问题，咱先说《鸟儿问答》，是当年宣传《看上去很美》的时候一个宣传策略造成的，当年我们的宣传策略是我绷着不见媒体。我原来见媒体见得太多了，怕再以同样的方式，不好。想给人点儿新意嘛，我就绷着，除了给何东做了一次用笔回答以外，那时候就是说谁有问题我拿笔做回答，你要注意那时候的报道，我很少出来讲话。

问题是你想我是憋得住话的人吗？在那个时候各种滥七八糟的议论出来以后，我他妈也憋得倍儿难受，所以我自己写了那么一个，倒并没有感觉我是针对媒体的，老实说我那会儿是针对读者说的话，当然这个读者包含媒体意见在里头，所以让你看出来可能……

周：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对方，那个符号，你虚拟的女记者。

王：那我可能下意识地造成的。

周：我感觉你在这方面是有策略的，以你这样一个口无遮拦、无拘无束的人，但在对记者，你是一直放过的，我揣度你啊，不敢惹他们或者得利用他们等等，有没有这种？连何东那种人你都能忍受他 27 个问题呢？

王：那怎么啦？我跟你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跟我常来往的这帮记者都是我的朋友，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对朋友不另眼相看。

周：换句话说，这种朋友绝对是功利色彩的。

王：不见得，不是，不是功利色彩的，这你可能就不了解我。

周：你有那种在媒体上从来不给你做任何宣传报道的记者吗，你跟他是朋友吗？他也从来不用你，你也从来不用他，有这样的记者朋友吗？

王：我想我们互相利用的时候少。

周：但你们用一次就是一次。

王：只要做事，大家都是互相利用，谁不是互相利用的？你要在道德意义上讨论这个，那都……

譬如何东，我跟他就是朋友。何东我就只能跟他说，你呀就别夸我，你呢能骂我就骂我，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儿，媒体，你要这么说是一抽象的东西，但是记者，我认识的我认为他就不抽象。譬如我认为他是老实人是正经人，写文章的时候态度是正经的，他不谈论我他恐怕也要谈论别人，在这上头的利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周：你一直批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或是文人，你的主要火力是对他们的，在这帮人里，记者也是在前排的，比较操蛋的一帮人。但你始终放过他们，从德育教授开始，

一直到你始终在谈的这个中国文人的虚伪啊，小人行径，我就发觉记者这行当你一直不去涉及。

王：你没发现我对作家其实也不怎么涉及吗？我同时代的作家。

周：你们里边有功利关系。

王：当然你愣说有，你在绝对意义上说功利关系，我没法儿否认这一点。

我在什么时候跟媒体有这样的共生关系，在我搞影视公司的时候，跟媒体确实是共生关系，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甚至是共谋关系，这是确实有。这种关系到后来我写小说的时候，其实对媒体的利用其实并不那么充分，不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每次出书的时候，大家都有个互相的利用。

周：在这个时候，这件事不显得很重要吗？对于你们，对于他们，以致于对于我们这

些看的读者，到这关键的时刻，你们三家在做，出版、你还有记者在做，你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王：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你说它有这种互相利用啊，我因为利用关系我不能翻脸啊什么的，或者说是看着人有问题不能讲啊，老实说我看到朋友的时候，譬如性格上的缺陷，我不认为是一个宽泛的文化上的缺陷，这种联想我很少做。只是觉得这人，人不错，或者人有点差劲，最多是做这样的判断，所以他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当然你要说，我还真没这么想过。譬如我跟作家的关系，也都是认识，当然我不写的时候其实我也反过来咬过作家圈儿，咬过这些作为整体的作家，作家中当然也有虚伪的成份。我认为记者，独立的记者，现在是一个新起来的东西，我看不太清楚。譬如我现在

写《我看媒体》、《我看记者》，我恐怕得好好想一想，我得把我见过的记者在我脑子里都过一遍，我才能把他们大致分成堆儿、分成类，观点才能出来。

而且媒体跟抽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媒体的记者是有职业性的。你不能撇开职业性讲，它有时候为职业性写，我想你们肯定都有这样的体会，为职业你要做一些事情，不见得是你的本意。你在评论这个群体的时候，这都要给择开，他们哪些是这个职业需要做的，哪些事情是因为这个职业造成了他一种性格上的变化或是心理上的变化。

周：过去你批评的一些党员啊干部啊，他们不也是职业的吗？

王：他们是老职业，谁都知道他们，很早就了解他们了。媒体原来是以

一种很他妈的时尚的东西出现的，90年代以后才出现这种娱乐界的媒体，他们现在表现出很大的明显的庸俗化，但是这种庸俗你又能从大众文化的合法性那儿说，你先得确定他的合法性，他是娱乐性的，他本身就是，这种庸俗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职业性的需要，哪些是他这个从业人员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想过，当然你要说这个，我可以去想这个，我想可以写一些，因为现在媒体越来越成主角了，原来媒体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以前，它还是处在一个客观和中立的位置上，记者本身挑起事端的事儿少，他只是报道。现在你看，相当多的事是记者挑的，无数事儿都是记者挑的，所以他现在变成参与者了。那我想他变成参与者了，就有必要被置于观察下了。好可能是以后的事儿。我想可以啊，这也是一股强大势力啊。